

一、格律诗

我先讲格律诗，主要讲怎么写诗。其实写诗没法教的，只能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。

首先，我们为什么要学格律诗，因为我们要往回走，文化需要追溯。如果我们要回到屈原，我们必须翻过唐代，唐代是一个顶峰，是格律诗。所以我们要把格律诗弄懂了才能回到汉代、和汉以前去。就我本人而言，我觉得汉诗可能比唐诗更加漂亮，更加青涩，非常自然，非常本真，汉诗好像是中国诗的少年时代，非常英武之气的时代，所以汉诗非常自然，张口就出来了。那么唐代的诗就是讲究格律吗？我现在还是要讲，包括我们已经写过那么多年的诗，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学诗的，我们不能首先学格律、学平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平仄这个东西，我们可以先放一放，我们先要把诗写出来，诗是什么东西，诗是内心的东西，你把你的感情写出来，先把诗写出来以后再调格律。格律诗讲音律，就是我们朗读起来非常好听，这实际是技术层面的，不是诗本质的东西，本质就是诗。诗是什么？诗就是大美。

格律诗是什么？格律诗和现在的白话诗是不一样的，格律诗是属于文言文体系的，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。因为是文言文体系的，所以它和白话文不一样的，所以现在许多人用词组入诗，是没有道理的。如果你要写现代诗就写现代诗，要写格律诗，就要依照文言文。那么文言文和白话文有什么区别？一个基本的区别，就是文言文以字为单位，而白话文以词组为基本单位。还有一点，当你写诗的时候，不是说你要把二十几个字压缩成七个字，也不能把三个字扩成七个字，而是出来便七个字，这就是诗句，这就是诗。诗句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句子，而不是字数凑出来的五个字、七个字。用一句句子表达了你的想法，而这个句子正好七个字。如果你解决了你对诗的感觉，认为它是文言文的话，你不累的，你会感觉到很自然。而如果你脑子里全是白话文的东西，用白话文创作，你会很累的。我是反对用新韵的。新韵是四声，是白话文体系里的东西，而五声是和文言文连在一起的。这正是我反对新韵的理由。必须尊重传统，你没有这些传统算什么格律诗啊。所以对我而言，这是没法谈判的事情。

诗有一个特殊情况，大多数时候，诗的第一句不是第一个想出来的句子。我们可以用现成的诗来说。譬如说，李白的诗：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如果换一下句子的次序，它也成立，譬如：“唯见长江天际流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故人西辞黄鹤楼”，它也存在的。诗里面有个内核的东西，而句子的次序，是你不需要在意的，完全是可以变化的。诗讲到底它不像书法，倒是像绘画。书法和绘画有个区别，书法是时间的艺术，因为它是一定从头上写起，一直写到底的。绘画是空间的艺术，可以随便从什么地方开始画起，先画哪一笔，后画哪一笔都没有关系。我认为，诗更像是画。

还有呢？就是说，我认为绝句是最本质的诗，而不是律诗。我们学诗应该先把绝句写好，因为绝句是四句，它比较灵动的，比较完整的。以前有个讲法，是比较好入手的写法，说绝句四句，前两句，一句时间，一句空间，第三句转

一下，第四句点主题。这种写法呢，你去写完全可以写出一首诗来的，但是写好是非常难的。这样写入门很快，但很难出好诗。当然，你看很多诗似乎还真是这样的，有个例子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（时间）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（场面出来了）。借问酒家何处是（转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（点题）。”这样一首诗就出来了，就成立了，但是写成这样却很难。就是说好像是有种规则，但如果诗完全写成这样就很差了，比如杜甫的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那首，他第三句就不转了，就两联么。绝句呢，其实是可以写得非常轻松的，可以用这种写法，比如七绝长城的王昌龄啊，李白啊，都写得非常好，而且比较自由，李白写了那么多，所以说我们可以跟着天才诗人走，就是因为七绝是自由的。

律诗呢？它是要功力了，我认为律诗比绝句就是多了两联么，而且中间对仗么，所以它作法就比较累，不过如果真的要写个大的事情，其实也难，我甚至认为，如果写个大的事情的话，绝句比律诗更适合，气象更大的反而是绝句而不是律诗，有时说得太多反而不大了。因为出现中间两联的演绎，这样反而使第一联、第四联，关注度等等，力量都小了。所以说如果要表现非常大的体裁、气象非常大的事情，律诗反而不如绝句。杜甫的律诗是最厉害的，我们一直讲他的《秋兴八首》非常好，八首诗集团军作战，写了他非常大度的想法，关于自己和国家的想法，但是问题是好像还不够，八首最终还是没表达出应有的气概。为什么呢？这就说明律诗还是有问题。我这里提出仅供大家参考，就是说律诗这个体裁定的时候就有点怪。因为当中间是两联么，它的格局反而不大，而绝句格局就非常广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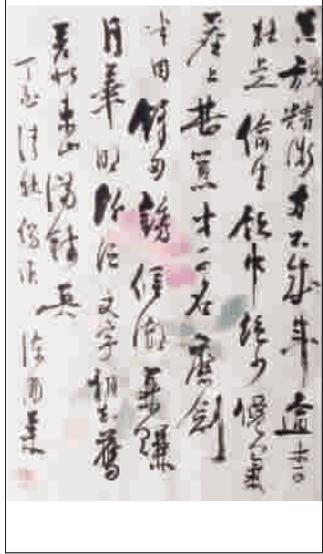
还有要讲到的就是律诗中的对仗。这里我要强调，对联和对仗完全是两回事。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看像杜甫这样一位写对仗的高手，他的对仗能有几句可以拿出来作对联的？为什么少，就是因为律诗里面，对仗是一部分，这两句是开放的，是承前启后的，在整首诗里从头到尾，它是和其他几句浑然一体的东西。你拿出一部分来，成立的可能性比较小。而对联是个完整体，如果把两副对联放在一首律诗里，它绝对不是一首好的律诗，因为它是死的，它的门是关的，气是不通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讲清楚。所以用对联入诗的是一大弊端。我们上海有一个楹联协会，又有一个诗词学会，就是这个关系。也许大家没注意到，我认为有这样的。今天这个问题，就只能简单点讲了。

还有个问题是可讨论的，就是诗眼问题。比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大家都认为这句中绿字用得非常好，是诗眼，我倒觉得未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一首诗里面，一点太跳的东西，反倒使它不是好诗。我们是在写诗不是在写诗眼，因为你只是诗的一部分。我们整首诗如果是在写绿，那么你是成立的，但我们整首诗不是在写绿，绿不是你的主题。

诗是什么东西，诗是写给自己的，世界上最好的文字就是你的日记，你的书信。诗是你写自己的感情的，写出来人家怎么理解是另一回事，而且好的诗是有许多解释的，有多解的，它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多的。所以还是要讲我们这个民族，我先讲的就是文化概念上的诗的感觉，我们这个民族对世界的理解是非常朦胧、非常感性的一种感觉。有的诗好像是在写这个事



◆ 陈鹏举



情，比如：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”这句辛弃疾的词，在一次大学生辩论会上，有辩手表达的是“你不行么，我比你行”这样的意思，但它原来不是这个意思。再比如说写无题诗的李商隐，想法更加复杂，他有两句诗是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大家认为是爱情诗，我认为不一定，也可能是，诗人去了次聚会，碰到一个人谈得比较投机，尽管之前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就在这点上谈得比较投机，如此而已。这两句诗写得非常漂亮，成为一种永恒的东西，可以用在任何地方，所以它的概念是非常大的。诗这个东西十个人看，十个人解。诗是写给自己的，包括辛弃疾都是写的自己，这样一个豪言壮语的人，他的豪言壮语都是写的自己，包括陆游、李白、苏东坡，写的也都是自己，他们的诗都是宽解自己的。李白写的庐山瀑布。我

去看过那个瀑布，当时我就晕了，我感觉李白是痴人说梦。这么小一个瀑布，哪里有三千丈啊？后来老师教我们说，这是诗的夸张手法。现在觉得，老师说的也不尽然。更可能是，李白当年看到这个瀑布，突然会出现自己的感觉，他觉得如果这个瀑布从天上下来，不就像银河从天上下来吗？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一定走神了。他确信自己看到了一条大瀑布。他都是这样的。譬如他的诗句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，我们看到他写的那个桃花潭其实小得一塌糊涂，一点也没有深千尺的样子，如果说你是一个不懂诗的人，看了这个潭就会嘲笑他，但更多的人都知道的，李白没瞎说，他的意思是：“就算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也不如你对我的真感情”。所以诗这种东西和现实是有距离的，而在这段距离里，铺满的真是人间难以言说的大美。

二、当代格律诗

再就是讲一下当代格律诗，我们现在怎么写格律诗。

我们要用古典的东西写我们现代的情感，我们怎么写，我们不能用表面的东西，把我们现在的话放进去，比如话筒啊、电灯啊，都不行，这不是写现代古典诗的办法，这样写其实是不明智的。反过来讲，其实我们写的就是当代格律诗。虽说七情六欲是一样的，感情是一样的，诗是写内心的东西，人心是亘古不变的，“凡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”，这是马克思说的话，所以古人和近人是一样的，并且我们所有的人生经历其实也差不多的，或者生老病死，或者功名利禄，什么失败成功，其实都一样。但是还有不一样。我们经历的时代不一样，现代人的苦和悲，和古代人的苦和悲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只要我们忠实地写出自己的想法，那么它就是当代格律诗了，你写不出古人写的格律诗来。你写的格律诗，人家不会把你的诗放在古人的诗里，也放不进去。你写的只是当代诗。

我认为，这一百年里面，至少有三个写格律诗的大诗人。一个是鲁迅。鲁迅他年青时家境中落，常有世态炎凉之感。二十岁的时候，他就离开家乡了，这时他有写给弟弟的诗，《别诸弟》写得非常好：“谋生无奈日奔驰，有弟偏教各别离。最是令人凄绝处，孤篷长夜雨来时。”“还家未久又离家，日暮新愁分外加。夹道万株杨柳树，望中都化断肠花。”“从来一别又经年，万里长风送客船。我有一言应记取，文章得失不由天。”都写得非常有感觉。以至于我到鲁迅那个百草园，我看了很感动，因为他写百草园那种天真，那种感觉，流连的感觉。鲁迅，我看了他许多诗，他至少三分之一以上，都是受屈原诗影响的，你们可以去看，比如他二十一岁时写的《自题小像》一首诗：“灵台无计逃神矢，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他用的就是屈原的诗意，甚至是屈原的句子。这条路子，还是有道理的，我们还是要高古一点，我们看的東西要高古一点。到了中期，鲁迅还有第三个特点，就是我们常讲的：“惯于长夜过春时，挈妇将雏鬓有丝。梦里依稀慈母泪，城头变幻大王旗。忍看朋辈成新鬼，怒向刀丛觅小诗。吟罢低眉无写处，月光如水照缁衣。”第二联写得非常好，郭沫若看了这首诗，说这是唐人的诗，而且这首诗好就好在，甚至唐代也没出现过这样好的句子。杜甫也没写出来过，这种对仗杜甫也没写出来过，

完全是可以抵挡杜甫的诗啊。这首诗最后的“衣”字是不入韵的，出韵了，但许多人和他都是和这个“衣”字的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我们出韵的理由，我们要对前人表示尊重，这首诗写得非常好，我们要学它的好，而不要拘泥于这样的小失误。从鲁迅的这首诗，我又想到他的《铸剑》里的黑衣人。我突然就联想到，鲁迅在这里是不是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斗士，一个穿着缁衣的斗士，他隐含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个战士，我要替一个民族报仇，我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杀人的人。所以在鲁迅的思路中，他有三个比较完整的人格，一个他是孩子，十分的本真；一个是对屈原的情感非常深，内心十分丰富的人；还有就是他想要成为一个战士这样的人。而作为诗人，他是公认的这一百年里面最好的。

另一位我要介绍的就是郁达夫，他的诗也是大家公认很好的诗，郁达夫的诗是从清人出来的，学黄仲则的诗。黄仲则是清代诗写得非常好的，他写的“一星如月看多时”，就非常的美。郁达夫最著名的诗就是那首《钓台题壁》：“不是尊前爱惜身，佯狂难免假成真。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劫数东南天作孽，鸡鸣风雨海扬尘。悲歌痛哭终何补，义士纷纷说帝秦。”他一生在感情上是悲剧人物，他还是个烈士，是被日本人暗杀的。郭沫若曾说过，他是名作家里唯一一个烈士。这首诗写在左联七位作家被捕但还未被杀之前，因而他在喝酒时怅然若失，喝着喝着把杯子停了下来。“不是尊前爱惜身，就是说我不是在酒杯前爱惜身体，因为他平时是个不喝酒的人。”“佯狂难免假成真”，不管真的假的反正我就是很伤心。第二联“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”，就是讲自己可以绝情，可以义无反顾地做牺牲。这两句诗是诗人最著名的诗句，只是还不是这首诗里最主要的诗句。这首诗最主要的诗句，其实是后面两联。“劫数东南天作孽，鸡鸣风雨海扬尘。”是讲到了左联这个历史事件。最后是“悲歌痛哭终何补，义士纷纷说帝秦”，是讲了自己可以绝情可做牺牲的缘由。帝秦讲到了秦始皇。这首诗其实是很壮烈的。我们现在就要记住这两句，因为这两句具有内在的质感，而且对照他的一生，非常的贴切，他是烈士啊！他还说过：“我比前贤路更宽”。郁达夫这个人其实是很悲伤的。

除了鲁迅、郁达夫，另一位近百年里公认的优秀诗人是苏曼殊，一个和尚。其实他们三个近百年来诗人，他们的诗是不能放在古人的诗里的，但诗一样好，这就反过来证明现代人是写出好的古典诗的。苏曼殊三十六岁就去世了，郁达夫曾说他活着的时候已经不朽了，因为他的浪漫。苏曼殊也是一位为国家寻求前途的诗人，但他比较悲观，他曾说以求速死。他的病很多，他喜欢吃，牛肉、巧克力吃了很多，结果三十七岁就死了，但留下非常好的诗，而且很有当代性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首：“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。芒鞋破钵无人识，踏过樱花第几桥。”他的诗全是天然的句子。传说陈独秀和柳亚子是他写诗的老师。他出过一本《燕子龛诗集》，柳亚子给他编的。

当代呢？其实很多活着的人也写得好的。这就证明当代也能写好格律诗的。但因为离得近，所以大家有种熟悉感，反而少了些赞叹。

(题为作者自诗)